

民族语文论文集

——庆祝马学良先生八十寿辰文集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序 言

马学良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族语言文字学家、民族文学家和民族教育家。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孜孜不倦地勤于耕耘、勇于探索，在民族文化的许多领域，诸如民族语言文字、民族文学、民族宗教和民俗学等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他师承李方桂、罗常培先生与傅懋勳先生同为当代民族语言学科的带头人。他发现彝语松紧元音，为藏缅语言学研究作出了新贡献。“古礼新证”和“明代彝文金石文献中所见的彝族宗教信仰”等文章则是民族学和文献学的传世之作。他参与制订民族语文规划，倡导少数民族双语教学，为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文化事业呕心沥血。他主编第一本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概论》和大型的《汉藏语概论》，为汉藏语言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民族教育方面，马学良先生更有特殊的贡献。50年代初，他亲手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语文系，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科研和翻译人才。众多的门生遍布全国，已经成长为民族语文学科、教育、文化出版事业的骨干力量，有些担任了领导职务，有些名驰国外。马学良先生是我们的良师和尊长。他的学问和品德永远是我们的楷模。为了庆贺先生八十寿辰，发展先生毕生为之奋斗的民族语言文学的科学研究，作为他的学生，我们这些在不同岗位上的同学们，谨以自己小小的研究成果作为一份贺礼奉献给先生。祝先生健康长寿，在科研事业中取得更丰硕的果实。

本书的出版得到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等单位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本书书名由中央民族学院院长哈经雄教授题签。封面、目录的英文翻译由吴和得先生担任。

《庆祝马学良先生八十寿辰文集》编委1993.5



马学良先生近照

目 录

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贡献·····	马学良、瞿霭堂 (1)
汉藏语言系属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盖兴之 (18)
语言变异刍议·····	黄布凡 (30)
根据中国语言特点, 建立中国现代 语言学·····	倪大白, 陈嘉瑞 (42)
藏语历史音变的几种类型·····	胡 坦 (52)
汉藏语言的韵母研究·····	罗美珍 (71)
安多藏语拼音符号与藏文的安多读音·····	周季文 (85)
彝语 ^a 、 ^e 的地域推移·····	陈 康 (96)
格木语元音的长短与松紧、声调的关系 ·····	颜其香、周植志 (104)
书面藏语变体虚词添接法的语音原则·····	格桑居冕 (113)
藏汉补语比较研究·····	车 谦 (128)
嘉戎语马尔康话几个特殊动词的用法·····	林向荣 (141)
汉译苗要注意苗语的特点·····	张永祥、曹翠云 (152)
苗汉“形后名”序列同形异构说·····	罗安源 (164)
傣语的双音并列式复合词·····	喻翠容 (174)
释“苏”、“苴”——用少数民族语言考 释汉语词源一例·····	王敬骥 (183)
说“诺苏”·····	李永超 (194)

泸溪县达勒寨苗语中的异源词·····	张济民(200)
景颇语的同族词·····	徐惠根(213)
浅析黎语中的汉语借词及黎汉相同词·····	郑贻青(226)
关于又一西藏元代圆牌·····	照那斯图(234)
《蒙语老乞大》叙略·····	道布(239)
《蒙文〈孝经〉语言研究》绪论·····	哈斯额尔敦(244)
黠戛斯碑文选择·····	胡振华(249)
江永“女书”是一种独立的自源文字·····	谢志民(262)
兴安盟蒙古话特点拾零·····	陈乃雄(275)
海南临高话——一种混合语·····	马加林(289)
藏语方言分类管见·····	张济川(297)
一个多民族杂居区的语言使用特点	
——兰坪县语言使用特点试析·····	戴庆厦(310)
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学科的形成与发展·····	丁文楼(319)
四川省彝、藏地区教育体系中发展双语制之我见	
·····	胡书津(329)
市场经济与民族语文·····	杨应新(336)
纳西族傣族语言文化的气质差异·····	杨甲荣、张公瑾(342)
水族文化与语言论略——兼论水族族称·····	何天贞(352)
“语言遗物”的理论方法与“勒包斋娃”的发掘研究	
·····	肖家成(360)
佤族姓氏研究·····	罗之基(369)
少数民族与道教——读史劄记·····	王尧(380)

计算机语图并存汉藏英对照词典·····	张连生(387)
简论民族文学史中文学与宗教的关系·····	谢后芳(390)
藏族格言诗名著《国王修身论》刍议·····	耿于芳(398)
“小”义词上古声母考略·····	陈克炯(408)
论谐声·····	陈其光(417)
马学良先生·····	孙 竹(435)
心灵之间的虹桥——马学良先生民族文学宏论刍议 ·····	梁庭望(448)
附：马学良先生论著目录·····	范慧娟编(458)

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贡献*

马学良 瞿霭堂

一

中国是汉藏语言的发源地，也是汉藏语言的集中地。32个民族使用50多种（确认的有35种）汉藏语言，遍布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海南、甘肃、青海、宁夏、西藏等省区，使用人口不计汉族有4000多万，仅云南一省就有20多个民族使用20多种汉藏语言。语言资源之丰富，使用人口之多，分布地区之辽阔，堪称世界之最。汉藏语言的研究从来就是世界性的课题，不过只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集中大量人力和物力，建立学校，设置机构，培育人才，调查语言，组织研究，发表著作，大力推动了中国汉藏语言的研究。1956年由国家组织700余人参加的7个语言调查队中就有5个队是主要调查汉藏语言的，调查语言和方言土语近千种，藏、彝、苗、瑶等语言和方言土语的调查都在一百种以上，使新中国成立之前落后的汉藏语言研究一跃而跻身世界先进的行列。经过40余年的辛勤耕耘，无论从语言资料的

*本文所指的汉藏语言基本上专指汉语以外的少数民族语言，在涉及汉语时则加以注明，所讨论的内容专指国内，不包括国外的情况。本文所使用的材料都取自公开发表的作品，限于篇幅，不再一一注明出处，也不列出参考文献和书目。汉藏语言的理论研究涉及面广，数量大，一篇文章难以尽述，本文择要讨论，只具有列举的性质，虽有取舍，没有评论的目的，挂一漏万，更在所难免，特此说明。

掌握、科研人员的水平、研究成果的影响，中国无愧于世界汉藏语言研究中心的称号。

世界汉藏语言的科学研究大约起始于本世纪初，初期研究者大多为非语言专业人员，研究过一些汉藏语言，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属于开拓的性质。三十年代前后研究工作才逐步开展和深入，著名学者如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王静如、袁家骅、傅懋勳、张琨、邢公畹、高华年、金鹏、马学良等都对民族语言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汉藏语言的研究获得长足的进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准备阶段（1950~1960），主要调查语言，积累资料；第二个阶段为探索阶段（1961~1966，1978~1982），主要进行语言的描写研究，并作补充调查；第三个阶段为深入阶段（1983~）主要进行历史研究、综合研究和理论研究，并局部地进行补充调查。这只是一粗略的划分，指一个阶段的主流和导向，自然没有截然性。简略来说，中国四十年的汉藏语言研究有两个高潮：56年至66年是一个高潮：以解决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问题为中心任务，进行广泛深入的语言调查，识别语言和方言，划分方言土语，确立标准语，为有关民族创制、选择和改进文字。这次高潮中不仅积累了大量资料，在语言调查和描写、民族与语言、语言与方言、标准语与方言、文字与口语、语言的规范、民族文字的形式、种类、方言与文字的关系、不同文字之间的关系、文字方案的设计、创制、改进和选择文字的原则和方法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丰富的经验，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局部地进行了理论的总结，并制订了《关于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设计字母的几项原则》，为壮、布依、苗、彝、黎、纳西、傈僳、哈尼、侗等9个使用汉藏语言的民族创制了13种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为傣、景颇、拉祜等3个使用汉藏语言的民族改进了原有的文字，还编写了三十多种汉藏语言简志，十多种词典，79年以来是第二个高潮：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和宽松自由的学术探讨氛围中，一方面开展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

的研究,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总结30多年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并进行语言关系研究,特别是汉语和民族语言双语关系和双语教学的研究,为制订民族语文政策、民族教育方针、语言发展规划提供现实资料和理论依据,也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少数民族语文繁荣发展规律的探讨奠定了基础;还进一步解决民族文字创选改工作中的遗留问题和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的语言文字问题;另一方面开展历史语言学和理论语言学的研究,在描写研究和资料整理的基础上,进行历史比较研究,探讨一个语族或一个语言的发展演变规律,构拟共同语形式,研究作为汉藏语言重要语音或语法特征的复辅音、声母的清浊、元音的松紧和长短、韵母、韵尾、声调、弱化音节、动词的时态、语态、人称、趋向、类别等范畴的因果关系和历史演变规律,对汉藏语言系属分类及其方法、声调、形态、方言划分、语言识别、语言关系特别是双语问题、语文政策、民族语文的使用和发展等方面都作了比较深入的理论探讨。这次高潮中除出版了30多种汉藏语言简志、有关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概况的全面或局部的汇编,还出版了《汉藏语概论》等全面而深入的综论性专著,十余部词典和词汇,特别如具有国际影响的《汉藏大辞典》等,发表有关论文上千篇,专著几十部。汉藏语言研究的这些成就虽然挂一漏万,已足以为我们所作的理论概括提供必要的依据。

二

汉藏语言研究是中国民族语言研究的主流,无论从所掌握的资料,投入的人力,取得的成果,都是毋庸置疑的。中国汉藏语言研究有3个特点:第一,密切联系中国的实际。包含两个意思一是指以研究分布在中国境内的汉藏语言为主,二是指研究紧密联系实践需要,解决社会实践中提出的各种语言问题。第二,循序渐进,基础坚实。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汉藏语言研究落后,

建国后四十多年来获得飞跃的发展，从收集整理资料开始，经过对各种语言的描写研究，也就是从比较全面认识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探讨规律，不受世界语言研究某些潮流的干扰，独立、科学、准确地完成了汉藏语言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发展工作，为今后与世界语言研究接轨和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汉藏语言学理论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三，以“实”为体，以“理”为用。就是说中国汉藏语言研究偏重语言事实，将理论视为方法和手段，较少进行单纯的理论研究。这些特点既是汉藏语言研究的优点，也暴露出一定的缺点，比如没有及时吸收世界语言研究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未能将经深入研究而获得的语言规律升华为理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汉藏语言学。这是一个教训，值得总结。中国汉藏语言缺乏理论研究，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混淆了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将作为理论基础的马列主义代替了各门学科的基础理论。马列主义是哲学，是科学的科学，理论的理论，从各种科学中概括升华而来，只能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指导科学研究，不是也不能代替各种学科的基础理论，因为不同学科的基础理论是从不同研究对象的规律性事实中抽象和概括出来的，从理论的体系来说，它与理论基础完全处在不同的层次上；二是误解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片面强调实践，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与实践的相互激发和相互促进的能动关系，忘记了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的道理，甚至把来源于实践的理论脱离实际的理论混为一谈；三是认知框架和思维方式的滞后，长期以来形成的不符合辩证法的“实物中心”观未能向“过程中心”和“系统中心”的观念转变，以感性代替理性，以具体代替抽象，以实物代替关系，以静止代替发展；四是中国汉藏语言研究起步较晚，积累资料需要必要的时间，加上众所周知的原因，限制了对国外理论的吸收和借鉴，也丧失了大量研究时间；五是对理论的认识缺乏正确的概念，特别是不能正确理解理论系统的层级性和延伸性，常常以为中国汉藏语言没有理论研究。

所谓科学理论不过是对研究对象的概念、原理、定律进行综合和抽象，再加以检验，并按一定的逻辑结构组合起来的表述系统。既可由科学假设经反复检验形成，也可由经验定律加工转化而成。有时候科学假设和科学理论很难区分，特别是社会科学理论受到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常常无法检验，因此就基本特征来说，科学假设的或然性和科学理论的确定性本身就是相对的。在汉藏语言研究中，通过对大量语言资料的深入研究，已经建立了不少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理论，比如按声韵调分析的语音描写理论、声调发生发展和转换机制的理论、语言关系的理论、双语的理论、多民族国家中解决文字问题的理论等，也在大量的学术研究中，如系属问题、作为汉藏语言重要语音或语法特征的复辅音、声母的清浊、元音的松紧和长短、韵母、韵尾、声调、弱化音节、动词的时态、语态、人称、趋向、类别等范畴的研究中，都综合和概括出大量规律性事实，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科学的假设，这些假设或者就是一种理论，或者还没有纳入一种理论的框架，正如上文所述，汉藏语言研究中缺乏理论的构建是一个特点，也是一种缺点。这也正是我们要对汉藏语言研究从理论上进行再认识的目的。理论作为一个系统，本身又有层级性，即不同层级的理论构成理论的整体，下位理论受到上位理论的制约。所谓结构、生成、功能等等的理论不过是一些语法理论，结构主义语法所反映的组合、层次的语言系统观，转换生成语法所反映的生成、扩展的语言系统观都未加以证明，更未得到验证，也仅仅是一种假设。可见，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以科学的假设为前提的理论建构对实践同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理论除了创新性还具有延伸性，即理论的构建除了使用创新的方式，还可以使用延伸的方式，即在旧理论的基础上扩展的方式或包容旧理论的方式，换句话说理论的延伸也是一种创新方式。正确理解理论的性质和特点，就不会再以理论的整体代替局部，上位理论代替下位理论，理论的创新性代替理论的延伸性，将科学的假设和科学

的理论截然区分开来，从而得出汉藏语言没有理论研究的结论。

三

四十多年来，汉藏语言的研究作了不少的理论工作，或为理论的构建提供了大量规律性事实，对他们作一个理论上的再认识，有利于汉藏语言学的建立和完善，也有助于普通语言学的丰富和发展。由于本文的探讨具有理论“模型”的性质，着重方法论的意义和价值，对具体的现象、事实、原理、规律不再作详细的讨论和介绍，所讨论的问题更为大家所熟知，可参考有关的论著。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贡献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一）音系学

从语音学分化出音位学，从音位学分化出音系学，是语音描写在方法论上的一大进步。因为脱胎于语音学的音位学是语音学的局部深化，而音系学(phonology)则是语音学(phonetics)、语音配列学(phonotactics)和音位学(phonemics)的综合和扩展。音系学不仅要研究音位学所无法包容的语音变化、语素音位等内容，还要研究语音现象及其规律、规则的描写、解释、说明和表述的方法。汉藏语言的声韵调分析法就是对音系学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一个贡献。由于声调另节讨论，下文先讨论声韵分析法。

汉藏语言的声韵分析法源远流长，原来只使用于汉语，后来推及各种汉藏语言，通过长期的实践，无论对声韵的认识和划分，操作和说明，都更加准确和科学，使它完全适用于远比汉语语音复杂的各种汉藏语言，因此新的声韵分析法不仅是对原来声韵分析法的继承，而且是理论上的延伸和方法上的扩展。音位学兴起以来，在大多数语言里音位作为语音分析的最小功能单位，一直是唯一的单位。事实上，语音不只是一个声音系统，而且是一个功能系统，都有层级性，只按音位一个层级的语音分析并不能全面反映语音的系统特征。一个语言分析单位的确定，特别是基本

分析单位的确定，取决于不同语言语音的固有特征。印欧语言音位结合自由，音节形式多样而且不是必然的意义载体，将音位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是合理的。汉藏语言采用音位、声韵和音节三级单位的分析方法，而且以声韵为基本分析和表述单位，不是一种单纯的方法选择，而是决定于汉藏语言语音的结构特征。汉藏语言音节是意义的基本载体，即音节与语素有对当关系，是基本的辨义和表义单位，具有极大的固定性和类别性。这种特性表现在结构上就是音位在音节中出现的位置及其数量都有严格的限制，如声母中的前置辅音和韵母中的辅音韵尾至多七八种，声母中的后置辅音和韵母中的介音只有三四种；音节的形式也有限，少的只有三四种，如布依语（羊场话）有3种音节形式；多的也至十多种，如嘉戎语（梭磨话）的音节有15种形式；一个音节有两个中心；声母中以基本辅音为中心，韵母中以主要元音为中心，基本辅音前后的前置辅音和后置辅音以及主要元音前后的介音和韵尾，都具有附属的性质，读得轻和短，在发展中不仅容易发生变化，而且作为一种聚合单位发生类推变化，汉藏语言音变中位置的因素远远比其他因素重要就是这个原因。汉藏语言的语音分析如果以音位为基本单位，就很难甚至无法描写、解释、说明和表述有关的语音现象和语音的发展演变规律。汉藏语言以音位作为最小的语音功能单位，以声韵作为基本的语音分析和表述单位，以声韵配合为基础的音节作为音义相交的语音结构单位。前两种单位具有辨义性，后一种单位则具有表义性。汉藏语言这种以声韵为主的三级单位分析法，不仅从理论上说明了以下原理：尽管有声语言都以语音作为物质形式，语音又都具有系统性和结构性，但创造和使用语音系统和结构的人却对它有不同的认识和赋予不同的价值，因此对具有不同语音结构的语言进行语音分析就必然要采取不同的分析方法；而且也为音系学提供了一种语音分析的模式和方法。

(二) 声调学

声调研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声调学 (Tonology), 与汉藏语言的声调研究有密切的关系。本世纪初, 欧洲的学者对声调的概念还是不甚了然的, 随着汉语和其他汉藏语言研究的深入开展, 声调作为一个独立的语音要素, 并与声韵放在一个统一的格局中进行研究, 才为世人瞩目。声调是汉藏语言的一个重要的语音特征。从声调发生学 (Tonogenesis) 来说, 汉藏语言的声调具有多元性的特点, 各语言具有不同的来源却有相似的发展。在语音系统中, 将声调识别为与辅音和元音同等重要的语音要素, 并作为特定语音分析层次的一种功能单位, 应是汉藏语言研究对语言学特别是对语音学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汉藏语言的音节是基本的表义单位, 而声调则是一种音节特征, 因此声调除与声韵母一样具有辨义功能外, 还有表义功能。汉藏语言的声调不仅类型复杂, 高低曲拱齐全, 而且在 3 个平面或层次上使用声调手段, 即在音节平面上使用的字调, 在词的平面上使用的词调, 在句子平面使用的句调, 字调和句调分别形成调域和调国不同的两个独立系统, 起表达词汇和语法意义的作用。汉藏语言的声调作为一种音节特征, 它的发生和发展与音节内部的音素即声母和韵母有密切的关联, 这种关联的因素包括声母辅音的清浊、送气不送气、前置喉塞音和复辅音声母的前置辅音等, 韵母元音的长短和松紧、辅音韵尾的舒促、复辅音韵尾的后一辅音等。汉藏语言声调发生和发展的研究主要根据这种语音的制约关系, 当然还有语境、系统和语法等其他因素的制约, 不过这些都是次要因素。从功能观点来说, 声调的发生既是语音的变异, 又是功能的转化, 而且主要是功能的转化。声调系统的发生是通过扩大变异、增强对比和转换功能实现的。汉藏语言声调的发生和发展都经过一个音段要素和超音段要素, 也即语音要素和声调要素处于共生状态的阶段, 以藏语清浊辅音的变化和声调发生为例, 当藏语声调系统未发生以前, 处于平衡态的清辅音和浊辅音具有一种适应和协

同的比例关系,当浊辅音发生变异,并以扩散的方式进行清化时,由于控制变量的增大,作为状态变量的音节上自然声调的异化也随之扩大,平衡态开始向非平衡态转化。控制变量达到一定的限度,超过定值即清浊音的适当比例关系时,声调即成为与声母和韵母同等重要的功能单位。

汉藏语言的声调研究为声调学奠定了基础。汉藏语言的声调研究为世界不同类型的声调研究提供了一种独立的模式,一种作为与语素相应的音节特征的声调模式,与音节共生,与辅音和元音一样是一种固定的基本语音形式,在不同语言平面上多层次使用,具有极强的辩义和表义功能,同其他类型的声调语言中作为随机语音手段的声调是完全不同的,而且由于汉藏语言声调在发生和发展上的多元性特征,声调与音节中其他音素的严格对应关系,汉藏语言声调发生和发展的机制和规律得到充分的揭示,不仅为声调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完整的声调模型和理论模式,也是其他类型声调研究的一个重要借鉴。

(三) 发生分类学

语言的发生分类学是科学语言学产生的基础。历史比较语言学作为科学语言学的奠基学科,主要是研究语言的起源关系,按生物进化的模式将语言纳入谱系关系的框架中,并且构拟不同阶段的共同语,探求他们的原始形式。19世纪以来历史比较语言学一直是语言学中的主导学科,进入20世纪后逐渐受到不同学科和理论的挑战,但至今依然在语言学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中国40多年汉藏语言研究中历史比较语言学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历史比较语言学虽然理论上先天不足,方法上存在诸多缺陷,但作为一种理论模式,在一定的范围内研究语言关系,探讨历史发展规律,构拟共同语作为上溯下联的出发点,仍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汉藏语言众多,历来把系属分类作为重要课题,尽管还有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成果卓著,有目共睹,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有所丰富发展

和补充推进。

第一，打破了所谓没有文献就不能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禁区，以事实证明了没有文字和历史文献资料的语言同样可以进行历史比较研究，中国汉藏语言成功的系属分类研究就是明证。苗瑶、壮侗、彝缅诸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表明，没有文献资料同样能识别同源词，探讨语言发展的规律，确定语言亲疏关系，进行语音、词汇的共同形式和共同语的构拟。

第二，将使用语言的人的历史研究与所使用的语言的历史研究密切结合起来。语言的历史也就是语言使用的历史，与语言的使用者密不可分。从原则上说，语言的关系问题不完全是一个语言学问题，还是一个民族学和历史学问题，换句话说语言学无法完全自足证明或解释语言的各种关系，包括起源关系。特别对那些历史久远、关系密切、相隔遥远、同源成分难以确定的语言，困难就更大。汉语与苗瑶壮侗诸语言关系的难题从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史、文化史和古代民族关系史等方面进行探讨，证明使用这些语言的先民原来就共同生息蕃衍，与境外民族的关系也就迎刃而解，汉藏泰澳语系的提出正是这种研究的成果。

第三，在区分同源词与借词的难题上，不满足于语音相近、音理相合、语义相通、文化相关这些一般原则，进一步探讨诸如“并用原则”、“方言原则”、“注释原则”以及采取同族词研究的方法等，都取得一定成果。特别是汉语与苗瑶语和南岛语言同源词的探求上更有不少突破。

第四，在藏缅语言的分类上，进行了大量的比较工作，无论在语族、语支、语言的层次上都提出了不同的分类意见，无疑对正确解决藏缅语言的分类问题起到了推动作用。

第五，通过汉藏语言发生分类的研究，无论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见解，比如语言不是一个封闭的静态结构而是开放的动态结构，语言反映自身时间的变化、空间的变异和反馈的变动，语言的发展不是沿时轴的单线变化，而是多维的立

体变化，按生物进化模式探讨语言的起源就不能正确反映语言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传统的谱系分类以语言的单向分化为基础，如果我们承认社会的反馈不仅作用于语言的结构，同样作用于语言的使用和功能的变化和发展，那么单向分化就包含着如下不合理的命题：社会环境是凝固的、定型的，社会反馈是单一的、等同的，否则存在于不同社会形态中的各种语言就不会只按照一种模式发展变化，事实上，语言在发展中既有分化，也有合并和创新，语言的系属应是一种多元、多层和多序的结构，分化起源只是语言起源的一种形式；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发展历史，不一定每一种语言都要归入一个特定的语系，语言的起源是一种多元化的格局，不同语言的源头并不一定都在同一个层次上，由于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多因性和多样性，不同语言的发展并无时间顺序上的对应性和阶段层次上的共同性，语言的亲疏关系不是单向的固定关系而是双向的变动关系；对壮侗语言的发生提出了各种新的假设：南岛语言与汉藏语言融合论、南岛语言被汉藏语言替换论、南岛语言与汉藏语言类型转换论等；构拟共同语必须分清3种关系，即古今关系、内外关系和平行发展关系；发生学分类和类型学分类这两种独立的分类方法具有局部的共同性，即按一定的类型特征建立的语言分类是可以与发生学分类吻合的，于是它们之间就存在补充和验证关系。

（四）历史比较语言学

语言发生学分类研究只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个内容，在语言的系属关系确定以后，进行同系属语言的比较研究则是研究语言史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任何语言只依靠本身的文献资料和方言材料都无法构建比较完整的语言史实，只有通过亲属语言的比较研究，才能使语言史实的探索和构拟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上。汉藏语言研究对汉语史研究的贡献就具有这种方法论的意义。

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如果只按历史文献中的谐声偏旁进行构